



文白对照
四库全书精华

子
部
·
韩
非
子

(三)
李 雯 瑶 主 编

目摇摇录

经摇三	员
说摇三	猿
经摇四	圆
说摇四	圆
经摇五	缘
说摇五	远
经摇六	圆
说摇六	猿
外储说左下第三十三	圆
经摇一	圆
说摇一	愿
经摇二	猿
说摇二	猿
经摇三	猿
说摇三	猿
经摇四	源
说摇四	猿
经摇五	源
说摇五	愿
经摇六	缘
说摇六	源
外储说右上第三十四	缘

经摇一	缘
说摇一	缘
经摇二	愿
说摇二	愿
经摇三	缘
说摇三	缘
外储说右下第三十五	愿
经摇一	愿
说摇一	愿
经摇二	怨
说摇二	怨
经摇三	愿
说摇三	怨
经摇四	源
说摇四	缘
经摇五	怨
说摇五	园
难一第三十六	源
难三第三十八	猿
难四第三十九	缘

经摇三

挟夫相为则责望，自为则事行。故父子或怨讪，取庸作者进美羹。说在文公之先宣言与勾践之称如皇也。故桓公藏蔡怒而攻楚，吴起怀瘳实而吮伤。且先王之赋颂，钟鼎之铭，皆播吾之迹，华山之博也。然先王所期者利也，所用者力也。筑社之谚，自辞说也。请许学者而行宛曼于先王，或者不宜今乎？如是，不能更也。郑县人得车厄也，卫人佐弋也，卜子妻写弊裤也，而其少者侍长者饮也。先王之言，有其所为小而世意之大者，有其所为大而世意之小者，未可必知也。说在宋人之解书与梁人之读记也。故先王有郢书，而后世多燕说。夫不适国事而谋先王，皆归取度者也。

【译文】

人们如果抱着互相依赖的心理，就会互相责备和埋怨；如果抱着自己依靠自己的心理，事情就可以办成。所以父子之间，有时也会互相埋怨和责怪，而为争取雇工多耕耘的顾主却给雇工进用丰美的饭菜。对于这种论点的解说在“说三”中文公攻打宋国之前，先宣布宋君荒淫无道的罪状，以及越王勾践攻打吴国之前，先宣布吴王建筑如皇台的罪状，所以齐桓公暂时隐藏着对楚国的愤怒，而借攻打楚国的幌子去灭掉蔡国；吴起怀着使士兵伤愈可以拼命作战的想法而为他们吮伤口。再有为古代帝王歌功颂德的诗赋、铸刻在钟鼎上的铭文，都和赵主父在播吾山上刻的大脚印、秦昭襄王在华山上刻的大棋局一样，全是虚假的。然而，前代帝王所期求是利益，所需用的是气力；运用建筑社坛的谚语，就是晋文公为自己辩解而争取别人为他出力。如果允许学者

瞎说，去实行渺茫迂阔的古代帝王之道，恐怕是不适合当今吧？虽然如此，但又不能改变它。这就象郑县人得到了车轭而向人问名，卫国掌握射鸟的小官在射鸟前先挥动头巾，卜子妻仿照旧裤子而毁坏新裤子，以及年轻人侍候年纪大的人喝酒而仿效他们喝酒一样愚蠢。古代帝王的言论，有的在当时所涉及的事情很小，而当今却认为意义重大；有的在当时所涉及的事情很大，而当今却认为意义很小；可见对这些话，都不一定真正弄清它的本义。对这种论点的解说在宋国人误解书意与魏国人阅读史籍两段话中。所以古代帝王的话有时就象郢人写信那样，而后世人对它的理解，却大多象燕相看信那样胡乱解释。不适合国家政事实际需要，却谋求古代帝王之道，都象郑人买鞋不相信自己的脚，而回家去取尺码一样。

说摇三

人为婴儿也，父母养之简，子长而怨；子盛壮成人，其供养薄，父母怒而诮之。子、父，至亲也，而或诮或怨者，皆挟相为而不周于为己也。夫买庸而播耕者，主人费家而美食，调布而求易钱者，非爱庸客也，曰：如是，耕者且深，耨者熟耘也。庸客致力而疾耘耕者，尽巧而正畦陌者，非爱主人也，曰：如是，羹且美，钱布且易云也。此其养功力，有父子之泽矣，而心调于用者，皆挟自为心也。故人行事施予，以利之为心，则越人易和；以害之为心，则父子离且怨。

文公伐宋，乃先宣言曰：“吾闻宋君无道，蔑侮长老，分财不中，教令不信，余来为民诛之。”

越伐吴，乃先宣言曰：“我闻吴王筑如皇之台，掘深池，罢苦百姓，煎靡财货，以尽民力，余来为民诛之。”

蔡女为桓公妻，桓公与之乘舟，夫人荡舟，桓公大惧，禁之不止，怒而出之。乃且复召之，因复更嫁之。桓公大怒，将伐蔡。仲父谏曰：“夫以寝席之戏，不足以伐人之国，功业不可冀也，请无以此为稽也。”桓公不听。仲父曰：“必不得已，楚之菁茅不贡于天子三年矣，君不如举兵为天子伐楚。楚服，因还袭蔡，曰：‘余为天子伐楚，而蔡不以兵听从。’遂灭之。此义于名而利于实，故必有为天子诛之名，而有报仇之实。”

吴起为魏将而攻中山。军人有病疽者，吴起跪而自吮其脓。伤者之母立泣，人问曰：“将军于若子如是，尚何为而泣？”对曰：“吴起吮其父之创而父死，今是子又将死也，

今吾是以泣。”

赵主父令工施钩梯而缘播吾，刻疏人迹其上，广三尺，长五尺，而勒之曰：“主父常游于此。”

秦昭王令工施钩梯而上华山，以松柏之心为博，箭长八尺，棋长八寸，而勒之曰：“昭王尝与天神博于此矣。”

文公反，至河，令筮豆捐之，席蓐捐之，手足胼胝面目黧黑者后之。咎犯闻之而夜哭。公曰：“寡人出亡二十年，乃今得反国。咎犯闻之不喜而哭，意不欲寡人反国耶？”犯对曰：“筮豆，所以食也，席蓐，所以卧也，而君捐之；手足胼胝，面目黧黑，劳有功者也，而君后之。今臣有与在后，中不胜其哀。故哭。且臣为君行诈伪以反国者众矣，臣尚自恶也，而况于君？”再拜而辞。文公止之曰：“谚曰：‘筑社者，擗擗而置之，端冕而祀之。’今子与我取之，而不与我治之；与我置之，而不与我祀之；焉可？”解左骖而盟于河。

郑县人卜子使其妻为裤，其妻问曰：“今裤何如？”夫曰：“象吾故裤。”妻子因毁新，令如故裤。

郑县人有得车轳者，而不知其名，问人曰：“此是何种也？”对曰：“此车轳也。”俄又复得一，问人曰：“此何种也？”对曰：“此车轳也。”问者大怒曰：“曩者曰车轳，今又曰车轳，是何众也？此女欺我也！”遂与之斗。

卫人有佐弋者，鸟至，因先以其褌麾之，鸟惊而不射也。

郑县人卜子妻之市，买鳖以归。过颖水，以为渴也，因纵而饮之，遂亡其鳖。

夫少者侍长者饮，长者饮，亦自饮也。

一曰：鲁人有自喜者，见长年饮酒不能酺，则唾之，亦效唾之。

一曰：宋人有少者亦欲效善，见长者饮无余，非堪酒饮也而欲尽之。

书曰：“绅之束之。”宋人有治者，因重带自绅束也。人曰：“是何也？”对曰：“书言之，固然。”

书曰：“既雕既琢，还归朴。”梁人有治者，动作言学，举事于文，曰：“难之。”顾失其实。人曰：“是何也？”对曰：“书言之，固然。”

郢人有遗燕相国书者，夜书，火不明，因谓持烛者曰“举烛。”云而过书“举烛”。举烛，非书意也。燕相受书而说之，曰：“举烛者，尚明也；尚明也者，举贤而任之。”燕相白王，王大说，国以治。治则治矣，非书意也。今世举学者多似此类。

郑人有且置履者，先自度其足而置之其坐，至之市而忘操之。已得履，乃曰：“吾忘持度。”反归取之。及反，市罢，遂不得履。人曰：“何不试之以足？”曰：“宁信度，无自信也。”

【译文】

人在作婴儿时，父母如果对他抚养马虎，儿子长大了就要埋怨父母；儿子长大成人，对父母的供养微薄，父母就要发怒责备儿子。父子是至亲骨肉关系，而有时发怒责备，有时埋怨，这都是因为怀着相互依赖的心理而对方对自己又照顾不周到的缘故。雇用雇工来播种耕耘，主人花费家里的钱财而准备丰美的饭菜，拿布币交换钱币来给雇工做报酬，并不是喜欢雇工，而是说：这样作，耕地的人才会耕得深，锄

草的人才会耘得细致。雇工能够快速从事耕地耘田，用尽技巧整理田间畦埂，并不是因为他爱主人，而是说：这样作，才能得到丰美的饭菜，才能容易得到钱币。主人这样供养雇工，爱惜劳力，简直有父子之间恩惠，而雇工的心思全放到为雇主耕作上，这都是怀着为自己的打算的心思。所以人们办事和给别人好处，如果能从对别人有利着想，那么即使以前疏远的人也能和好；如果从对别人有损害着想，那么，即使父子之间也要分离，而且埋怨。

文公攻打宋国，事先先公布说：“我听到宋国君主荒淫无道，轻视侮辱年高德高的人，分配财产不适当，教诲和政令不守信用。我特来此为人民杀了他。”

越国攻打吴国，事先就公开宣布说：“我听说吴王修建如皇台，挖掘深池，使百姓疲劳困苦，榨取挥霍钱财，耗尽人民的人力物力，我特来此为人民杀了他。”

蔡侯的女儿是桓公的妻子，桓公与她一起坐船，夫人摇晃行进中的小船，桓公十分害怕，禁止她，她却不停止，桓公大怒而将她休弃了，后来又想把她再召回来，但蔡国因此把她改嫁了。桓公因此大怒，要攻打蔡国。管仲劝谏说：“根据夫妻之间的一次玩笑，不值得攻打人家的国家，不能希望借攻打蔡国建立功业，就请不要计较这件事了。”桓公不听劝谏，管仲说：“如果一定不得不如此，楚国的菁茅不向周王朝进贡已经有三年了，君王不如起兵替周天子讨伐楚国。楚国屈从了，就回兵袭击蔡国，就说‘我替国天子讨伐楚国，而蔡却不出兵听命援助’，就借此消灭了它。这样作，在名义上是正义的，在实际上是有利的，所以，一定要有替天子讨伐的名义，从而收到报仇的实效。”

吴起担任魏国将领而攻打中山国，兵士中有个患毒疮的人，吴起就亲自跪着为他吸出脓血。这个兵士的母亲立刻哭起来，有人问她：“吴将军这样对待你的儿子，又为什么而哭呢？”她回答说：“吴起曾经吸他父亲的伤口，他父就奋战而死；如今这孩子又要奋战而死了，如今我就是因此而哭。”

赵武灵王命令工匠用钩梯攀上播吾山，在山上刻上人的脚印，宽三尺，长五尺，又刻上字说“主父曾经在此游玩”。

秦昭襄王命令工匠用钩梯登上华山，用松柏木的心作成一副棋，箸长八尺，棋子长八寸，并刻上字说：“昭王曾经与天神在此下过棋。”

晋文公流亡返回晋国时，到达黄河畔，就命令将流亡中用过的食物用具竹筴、木豆、睡觉用具席子草垫子都扔掉，让手脚因劳累磨出的老茧和脸色黝黑的人退到后面去，狐偃听说后，就在夜间哭起来，文公说：“我出国流亡二十年，如今才得到回晋国。你听说后，不高兴，反而哭，你心里岂不是不让我回国呢？”咎犯回答说：“竹筴、木豆是用来盛食物的，席子与草垫是用来睡觉的，而您却把这些都扔了；手脚磨成老茧和脸色黝黑的，都是劳苦有功的人，而您却让他们退到后面去。如今我也有理由被放到后面去，我心中经受不住由此产生的悲哀，所以哭了。况且我为了使您回国，曾经多次使用诈伪欺骗的手段，连我尚且厌恶自己，更何况您呢？”话后，他连拜两拜，而向文公告别。文公阻止他说：“谚语说：‘为土地神修建祭坛的人，撩起衣服设立土地神象，又穿起衣服，戴上礼帽去祭祀它。’如今你为我取

得了国家，却不与我一起去治理它；这如同为我设立了土地神象，却不和我一起祭祀它；这怎么可以呢？”于是文公就解下车左边的马沉于河中而对着河神发誓立约。

郑县有个名叫卜子的，让他妻为他作裤子，他妻子问道：“如今这裤子作成什么样子？”丈夫回答：“就象我的旧裤那样。”妻子因此就把新裤子弄破，使它象旧裤子。

郑县有个得到车轳的人，不知它的名称，就向别人问道：“这是什么东西？”别人回答说：“这是车轳。”不久，他又得到一个车轳，又向别人问道：“这是什么东西？”又回答说：“这是车轳。”询问的人就大怒道：“刚才说是车轳，现在又说是车轳，车轳怎么这样多？这分明是在欺骗我！”于是就与答话的人斗争起来。

卫国有个掌管射飞鸟的小官，鸟飞到身前，他就用头巾向鸟挥动，鸟因受惊而飞去，使他无法射到鸟。

郑人卜子的妻子到集市上，买到一只甲鱼而回家。过颖河时，以为甲鱼渴了，就放它到河里喝水，结果这只甲鱼就丢失了。

年纪轻的侍候年纪大的人喝酒，年纪大的人在喝，他自己也照样喝。

另一种说法：鲁国自命高明的人，见到年纪大的人喝酒时不能干杯，反而把喝下的酒都呕吐出来，他也摹仿着他把喝下的酒呕吐出来。

另一种说法：宋国有个年轻人，也想摹仿高明的神情，看见年纪大的人喝酒举杯一饮而进，他虽然不能喝酒，但也想将杯中的酒一饮而尽。

古书上说：“要反复约束自己。”宋国有个研究这部书

的人，就用重叠的带子将自己束缚起来，别人问道：“这是为什么？”他回答说：“书上是这样说的，本来就应该这样作。”

古书上说：“又雕刻又琢磨，最后还原到它本来的状态。”梁国有个研究这部书的人，他的一言一行都要学这两句话，所以作一切事都要讲求修饰，又说：“很难作到这样。”结果反而失掉了他本来的模样。别人问他：“这是为什么？”他回答说：“书上是这样说的，本来就应该这样作。”

郢地有个要给燕国宰相写信的人，正在夜间写信，烛火不亮，就对拿烛火的人说：“举烛。”口里说着“举烛”，就在信上也错写上“举烛”。“举烛”，并不是写信的本意啊。燕国宰相接到信以后，却解释道：“举烛，就是崇尚光明；而崇尚光明，也就是要选拔有才德的人加以任用。”燕国宰相将信的内容告诉了燕国国王，燕王非常高兴，国家因此而治理好了。燕国治理是治理好了，但这却并不是信的本意。如今世上所提拔的学者对古籍的穿凿附会与夸大大多象燕国的宰相这一类人。

郑国有个要买鞋的人，先将脚量好了尺码，而把它放在座位上，等到前往集市时却忘记了带尺码，及已挑到鞋子才说：“我忘记了拿尺码了。”于是就回家去取尺码。等到他返回集市时，集市已经散了。于是就未买到鞋。有人对他说：“你为什么不用脚去试鞋子呢？”他回答说：“我宁肯相信所量的尺码，而不相信自己的脚。”

经摇四

利之所在，民归之；名之所彰，士死之。是以功外于法而赏加焉，则上不能得所利于下；名外于法而誉加焉，则士劝名而不畜之于君。故中章、胥己仕，而中牟之民弃田圃而随文学者邑之半；平公腓痛足痹而不敢坏坐，晋国之辞仕托者国之锤。此三士者，言袭法，则官府之籍也；行中事，则如令之民也；二君之礼太甚。若言离法而行远功，则绳外民也，二君又何礼之？礼之当亡。且居学之士，国无事不用力，有难不被甲。礼之，则情修耕战之功；不礼，则害主上之法。国安则尊显，危则为屈公之威，人主奚得于居学之士哉？故明主论李疵视中山也。

【译文】

利益所在的地方，民众就归向那里；可以显扬名声的事情，士人就为它拼命奋斗。因此对于超越法制规定之外的功劳而给予奖赏，君主就不能从臣下那里得到利益；对于超越法制之外的名声给予赞誉，士人就都会勉励自己去追求名誉而不顺从君主了。所以中章、胥己做了官，中牟地方的民众放弃田园而跟随学习研究文献典籍的人竟占了这地区的一半；晋平公因为敬重叔向，坐得腿痛脚麻也不敢违礼伸开两脚而坐，晋国辞其官职与脱离对贵族的依附，而去仿效叔向的人，竟占了国家的一半。中章、胥己、叔向这三个人，如果言论遵循法制，那也不过是按照官府中的法典文件讲话；如果他们的行为符合法制，那也不过是遵从国家法令的人；赵、晋两国的君主对他们的礼遇也太过分了。如果他们的言论违背法制，行为又远离实际功用，那就是法度以外的人

了，两国君主又为什么要敬重他们呢？敬重这种人，国家必定要灭亡。况且那些隐居从事研究学问的人，在国家太平无战争时不费力耕种，在国家危难有战争时又不去披甲打仗。所以如果敬重这种人，就会使人们懒于建立耕种作战的功劳；如果不敬重这种人，他们就会危害君主的法制。因此，在国家安定的时候，他们就得到尊贵显赫；在国家遭遇危难的时候，他们就像屈公一样畏惧怕死；君主从这些隐居而从事学问研究的人那里能得到什么呢？所以英明的君主赵武灵王肯定李疵在察看了中山国以后，对中山国君的看法。

说摇四

王登为中牟令，上言于襄主曰：“中牟有士曰中章、胥己者，其身甚修，其学甚博，君何不举之？”主曰：“子见之，我将为中大夫。”相室谏曰：“中大夫，晋重列也，今无功而受，非晋臣之意。君其耳而未之目邪！”襄主曰：“我取登，既耳而目之矣；登之所取，又耳而目之。是耳目人绝无已也。”王登一日而见二中大夫，予之田宅。中牟之人弃其田耘、卖宅圃而随文学者，邑之半。

叔向御坐，平公请事，公腓痛足痹转筋而不敢坏坐。晋国闻之，皆曰：“叔向贤者，平公礼之，转筋而不敢坏坐。”晋国之辞仕托慕叔向者，国之锤矣。

郑县人有屈公者，闻敌，恐，因死；恐已，因生。

赵主父使李疵视中山可攻不也。还报曰：“中山可伐也。君不亟伐，将后齐、燕。”主父曰：“何故可攻？”李疵对曰：“其君见好岩穴之士，所倾盖与车以见穷闾隘巷之士以十数，伉礼下布衣之士以百数矣。”君曰：“以子言论，是贤君也，安可攻？”疵曰：“不然。夫好显岩穴之士而朝之，则战士怠于行阵；上尊学者，下士居朝，则农夫惰于田。战士怠于行陈者，则兵弱也；农夫惰于田者，则国贫也。兵弱于敌，国贫于内，而不亡者，未之有也。伐之不亦可乎？”主父曰：“善。”举兵而伐中山，遂灭也。

【译文】

王登在做中牟县令时，向赵襄子进言说：“中牟有名叫中章和胥己的两个文士，他们的品行很好，学问很渊博，您为什么不举用他们呢？”赵襄子说：“你让他们来见我，我

将任命他们做中大夫。”这时，赵襄子的家臣头目劝阻道：“中大夫是晋国的重要官职，如今他们没有功劳而授予这么高的职位，这是不符合赵国选拔大臣的原意的。原恐怕只是耳闻他们的名声，而未亲眼看到他们为人的实际吧？”赵襄子说：“我选用王登时，就是既用耳朵闻过他，又用眼睛看他；王登所选用的人，又要经过我亲耳闻过、亲眼看过他。这样要亲自用耳目考察人就一定永远没有完了。”王登在一天内就使两个人见到赵襄子，并被任命为中大夫，授予他们土地和房屋。中牟县境内的民众抛弃耕田除草、卖掉住宅和园圃而跟随学习、研究文献典籍的人，竟占了这地区的一半。

叔向在晋平公边身边陪坐，平公和他商量事情，平公坐得腿痛脚麻以至抽筋，也不敢违礼伸开两脚而坐。晋国人听说这事以后，都说：“叔向是个有德才的人，平公以礼对待他，即使腿抽筋了，也不敢违礼伸开两脚而坐。”以后晋国辞去官职和对贵族依附而仿效叔向的人，竟占全国的一半。

郑县有个名叫屈公的人，听说敌人来了，十分恐惧，竟吓得昏死过去；经一阵恐惧消除之后，就又活过来了。

赵武灵王派李疵去察看中山国可不可以攻打。李疵回来报告说：“中山国是可以攻打的。君王如果不赶快攻打它，就要落在齐国、燕国的后面。”赵武灵王说：“是什么缘故可以去攻打它？”李疵回答说：“中山国的君主接见并喜欢隐居的人，而他倾斜着车盖和别的车靠在一起去会见偏街陋巷里的读书人，数目要用十来计算了，而以平等礼节屈身去拜访不做官的读书人，数目要用百来计算了。”赵武灵王说：“根据你的话来论断，中山国的君主是个有德才的君主

啊，怎么可以攻打呢？”李疵说：“并不是这样。因为他喜欢显扬隐居的人并让他们参加朝会，那么战士在打仗时就要懈怠而不肯出力；君主尊重学者，不惜屈身拜访并让他们在朝廷上做官，那么农民就要懒于耕作了。战士在军队里懈怠而不肯出力打仗，那么兵力就必然削弱了；农民懒于耕作，那么国家必然贫穷了。兵力比敌人弱，国内又贫穷，像这样的国家不灭亡的，是从来没有的啊。可见攻打它岂不是也可以吗？”赵武灵王说：“好！”于是就发兵攻打中山国，就把它灭亡了。